六朝通鑑博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六朝通鑑博議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六朝通鑑博議十卷宋李燾撰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登紹興八年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贈光禄大夫謚文簡事跡具宋史本傳燾博極載籍慨然以史學自任宋代典故尤悉力研覈所撰續通鑑

長編卷帙浩繁最稱贍博精審今已別著於録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斷論案蕭本傳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録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專為南宋立言者然十鑑徒侈地形飾虛詞以厲戰氣可謂夸張無寔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于修人事以自强視李舜臣所論較為切寔史稱

總校官臣陸費墀

淮北之鎮莫大於彭城淮南之鎮莫大於壽春而沿河之地曰洛陽曰虎牢曰滑臺曰碻磝亦又分為四鎮大抵守河而不能則守淮西淮北守淮西淮北而不能則守淮南晝守長江則不足道東晉祖逖既死之後諸將守淮至宋武帝東平廣固西定關中始於河南列兵置守其後滎陽嗣位元魏渡河侵四鎮之地一時陷没文帝頻年用師暫得而旋失之則其所守徒在於淮西淮北也迨明帝時薛安都以彭城叛常珍奇以垂瓠叛淮

之西北遂為元魏所取則其所守又徙在於淮南也齊永元之際裴叔業又以壽春叛淮南之地復為元魏所取梁武帝既復淮南歷侯景之亂其地沒於高齊陵夷至於陳但以長江為境故陳氏無藩籬之固在六朝最為至弱無足怪者雖為六朝之君所守如此至於乘間攻取則亦不憚用兵吳之與陳雖皆守江吳圍合淝陳攻壽春所爭常在於淮甸東晉以還雖皆守淮晉討慕容暐梁宋元顥所爭亦在於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

狄也其事又與孫曹不同故五胡之盛無如苻堅其臣之賢則有王猛元魏之强無如佛狸其臣之賢則有崔浩王猛丁寧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勸苻堅不宜圖晉崔指南方為衣冠所在歴事兩朝常不願南伐苻堅違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謀故有盱眙之辱雖江南之險兵不可攻而天意佑華亦不可以厚誣其實况以神聖文武之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合蜀吳之全力以恢復中原為不難矣

全拒敵且不足安能以兼人哉故孫權擐甲冑冒矢石轉鬬合淝以爲滿寵爭上流之地陸遜呂蒙相與贊其決以躡取荆州全據長江而命諸葛瑾等尋盟於蜀兩國之使冠蓋相望不絕於道凡其所以百戰經營與夫區區外交者皆求於合東西之勢進圖北方耳蓋江南之所長而北人之所忌者皆在於此以諸葛亮之雄出而爲天下興復漢室亦以跨有荆益結好孫氏天下有變荆襄之兵向宛洛梁益之衆出秦川吳人渡淮以相

敗者何哉南人之勢或合於荆或合於蜀用東西全力則可以制敵而取勝方曹操舉數十萬之衆順江東下劉豫州收合餘燼兼舉江夏水陸俱進而周瑜因之破曹公於赤壁以曹公之雄奉頭鼠竄以歸于魏而不敢與之角則是吳合於荆而一勝之也先主旣破夏侯淵曹公西援漢中而荆州兵威震於華夏曹公議徙許以避其鋭而不知為之計則是荆合於蜀而再勝之也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響應關中震動明帝西鎮長安而

勢之地盡為我有則非復昔日三國之吳矣若能以此
進圖北方混一區宇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豈不偉哉
故臣因吳之艱難孫權之經營而備論東西之形勢云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
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漢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
喪伐之侍御史張紘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撫之操即表權

勇不能決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謀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勢之制則爭天下者必借險於地取謀於人而後能大有所成就矣吳越之地長江大淮險隘四顧孫權君臣相與畫江而守之抗二大敵未嘗困折人皆謂地形之便而不知人謀之巧也魏文臨江喟然發有人之嘆而六師遽旋噫是豈特孫權之力亦股肱爪牙相與合謀内守外禦而敵人莫敢抗耳蓋自周瑜為之破曹公陸遜為之抗巴蜀以激江南之氣而攻取方

建安十四年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道病卒於巴丘

臣燾曰天下之大勢全據之則强三國時天下之大勢在襄陽吳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爭也蜀為天下足

漢文思賈誼之心施行其策而用呂蒙繼之梁益陷於蜀襄陽歸於魏而吳自全於一隅至破蜀師於猇亭而命諸葛瑾向襄陽則天下之勢已分而不全嗚呼吳蜀襄陽全據於一則江南可量哉

徙治建業

十七年九月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昭烈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宋 李燾 撰

命陸遜討平山越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臨難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定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荆州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辱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攻樊城吕蒙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荆州必撤備兵而可襲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召陸遜代蒙遜至陸口具啓形狀陳其可取之要時擒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絶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

欲加撫輯與之同仇以蹙曹操操故可蹙也使荆州强以蹙操之術加之於吳則未知利害之所在也噫二子皆逐於利而不雜於害酈生之謀不可用於漢則魯肅之計豈得行於吳也

呂蒙勸孫權襲荆州全據長江以張形勢

見前段

臣燾曰與國不可不交以全其力要地不可不守以張形勢權其輕重則交不固於形勢地力不大於勢而自

制之與制於人利害亦相絶矣荆州地居上流吳之與
國以為同處上流一心并力共治曹操若在所不爭矣
不知吳之得荆重於得蜀蓋吳蜀之交未必固而荆州
之地北出可以攻魏西出可以撼蜀置一猛將於前而
自處於肘腋之下非算也譬如巨室使它人扼其門而
守之以制户内之出入則自守之不暇而況以進取乎
吕蒙陸遜相與決策下南郡襲荆州全據長江張大形
勢以臨魏蜀雖有十操不能害吳之守孫子曰地有所

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正正入門不下車張昭謂正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正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臣燾曰士氣之勇怯足以為有國重輕蓋兩家相持而

恃士大夫以為之震而士大夫所以交於人者恃其氣之不懾氣之堅者可與守氣之忿者可與尊君而報怨地形雖微國勢雖削而士大夫之氣猛厲英決則雖賁育之勇不可得而奪使其委靡偷懦不能振立則山河之固索然無象可襲而取也三國鼎峙吳之勢力不加於魏天下所知也方魏使至吳銜王命奉九錫以天子之使自居也而張昭徐盛毅然直辭忿然不屈拊魏使而奪其氣雖曰孫氏權以濟事講好息兵而羣臣之氣

慷慨奮發而不可抑君子於是知吳之不可終屈也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人馬步涉困朱桓以為可破

黃初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

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
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
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乃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
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桓遣別將擊雕等
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擒王雙
臨陣殺溺死者千餘人
臣燾曰制敵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謂要者至近

而主於我者是也主於我則我逸而敵勞我靜而敵動一日之靜可以制十日之動百里之逸可以乘千里之勞此兵强也而客主遠近之勢則本乎地揚越形勢有長江大淮之阻可以坐而役敵國苻堅舉秦雍百萬之師臨淮淝而敗魏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力威至瓜步而返非晉宋之力大於秦魏特能以全制之耳曹公據荆州道江南順江東下勢若無吳矣不知驅中原士衆遠涉江湖兵雖未接客主之勢先見諸葛亮周瑜論之固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
臣濤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戰者形敵而不為
敵所形自古君將皆欲用之於敵而拙於謀已往往未
能用其智而反墮人之術中孫權不過江尺寸以致人
而魏文果循賴浮淮以勞其衆設疑城以形敵而魏果
臨江興嘆而返其君誘之使去軍出於魏而進退之權

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臣燾曰敵國皆有以相制而不可以相勝惟勢有所長

戰於京索之間武侯之所守者漢中也而嘗爭於秦渭之上蓋所以嚴扃鐍重藩籬以固其根本而使敵不知所以攻惟秦守嶢關蜀守劒閣敵人取之易如反掌蓋開門延盜使得志於堂奥之間然後起而禦之亦難為力矣孫權於吳南守建業而自與滿寵轉戰於新城之下西守江陵而周瑜陸遜無日不向襄陽新城襄陽者魏之衝而江陵建業之敵也扼敵於遠使近之所守者得以休息於內而時佐其急以是而守則敵不知所攻

機而孫權當時之會也明帝太和間諸葛亮以重兵撼
關中而石亭之役曹休敗績方是時魏兵西掛於蜀東
激於吳東西牽制首尾不掉此其外禍有可乘者一也
使其因陸遜之勝用朱桓之言徑斷夾石長驅襄陽割
淮南以撼許洛蜀兵日益久矣兵日益進未必不如其
志而撫機不發使魏軍得振而吳不可制邵陵厲公以
幼童當大敵而又曹爽廢立政事紛亂司馬懿亦營立
家門未遑外事其内患有可乘者二也使其移全琮之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牟焜